

商代玉戈之分期



——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一

楊建芳

商代玉器無論傳世品抑或發掘出土者，皆為數較多，其中尤以戈為常見。按商代國祚約六百年，即以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亡，亦達二百七十三年之久。於此長時期內，玉器形制有所變化，乃理所當然。惟迄今中外出版之中國古玉圖籍，其於商代玉戈之斷代，皆以「商代」籠統概括，未能作進一步之年代區分。新近問世之論著，間或提及商代早期之玉戈，然商代早、晚期玉戈形制究有何不同？未見任何說明。故商代玉戈之分期，實為一懸而未決之問題。

繼安陽殷墟小屯文化之後，鄭州二里岡期遺存及偃師二里頭文化先後被發現，加之出土遺物 C14 測定年代之公佈，商代遺存之區分為早、中、晚三期，已成定論¹。今以此為依據，探討商代玉戈之分期，以期有助於玉戈年代之進一步區別。

屬於商代早期之玉戈，可以二里頭早商遺址出土之兩件玉戈為例。^{2、3}此二玉戈雖非同一型式，然具有如下共同特徵：

(一) 援⁴之表面（不包括刃部），或平直，或呈淺凹之波槽，或微呈外凸之淺弧形，惟中部均不起脊，故其橫截面呈或狀。

(二) 援長與援寬之比，在3.5之上，故援顯得較長。

(三) 內之形狀簡單，為不規則之扁薄長方形。

(四) 除穿、援間刻有平行陰線外，無其他紋飾。（見《商代玉戈分期圖》之1及2）

1 或認為二里頭文化屬夏文化遺存，但目前缺乏確證。然二里頭文化早於二里岡期遺存，而後者又早於小屯文化，則為客觀之事實，考古學界並無異議。

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三、八區發掘簡報》，《考古》1975年5期，頁305-306，圖四：7。

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頁261-262，圖六：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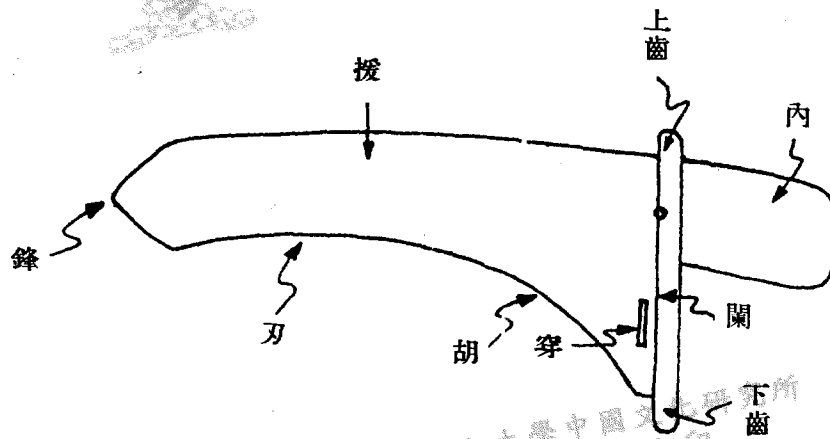
4 戈頭細部名稱見附圖。

屬商代中期之玉戈，分別出土於鄭州及湖北盤龍城商代中期墓葬。5、6、7、8、9 其共同之特徵為：

(一) 援中部通常仍無脊。但盤龍城李家咀M₃ 出土一件長93cm之玉戈，援之中部卻有顯著之凸脊。可注意者，此脊狀如凸弦紋，上端寬而平鈍；下端兩側表面（即援之表面），較為平整，由此可知，此凸脊極可能採取類似「減地平鋸」法製作成（見《分期圖》之5），與由二淺波凹槽相連而成之尖銳凸脊（見後述商代晚期玉戈援中脊特點），明顯不同。按玉戈援中脊之製作，實仿自青銅戈援部之中脊。李家咀M₃ 長玉戈之凸弦狀中脊（由「平地減鋸法」作成），或係玉戈援中脊之原始形態。

(二) 援多仍較長，甚而有特長者，如前述李家咀M₃ 玉戈。又鄭州白家莊出土玉戈，亦有長達57cm者。

(三) 內之形狀仍多呈不規則長方，然有呈尖首圭狀者，或於內之末端刻出鋸齒



戈頭細部名稱圖（依郭寶鈞）

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商代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57年1期，頁72，圖版伍：12。

6 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市銘功路西側的兩座商代墓》，《考古》1965年10期，頁502，圖二：13。

7 湖北省博物館：《一九六三年湖北黃陂盤龍城商代遺址的發掘》，《文物》1976年1期，頁55，圖版肆：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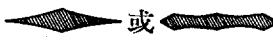

8 湖北省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盤龍城發掘隊：《盤龍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紀要》，《文物》1976年2期，頁12，圖一〇：13、14、42、57、58。

9 Wen Fong,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pp. 90-91, 107.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0,

形。

(四) 援、內相接處，雕出明顯之闌。(見《分期圖》之3—5)

屬商代晚期之玉戈，多出於安陽殷墟商代晚期墓葬，河北藁城、山東益都等地亦有發現。^{10—22}其形制特點與早、中期者相較，可謂小同而大異，茲分述如下：

(一) 絕大多數晚期玉戈，其援中部均起脊且較為顯著。此種脊由二下凹之淺波槽相連接而形成。脊上端尖銳，下端兩側呈淺凹槽狀。故援之橫截面呈或狀。然亦有個別玉戈援中部凸脊，如上述李家咀長玉戈之平鈍脊，但僅偶見。

(二) 晚期玉戈，一部份其援仍較長(援長與援寬之比大於3.5)，個別且頗長，如新鄭縣望京樓出土者通長達52.3cm。但有相當數量之玉戈，卻為短援式，其援長與援寬之比遠小於3.5，甚且有小於2者，致其狀似戟。此種短援式玉戈，乃晚期流行之一種型式。(見《分期圖》之9)

(三) 玉戈之內仍多呈不規則長方，平素無紋。然有少數玉戈，其內之後半部正反兩面，分別雕有若干平行凸弦。(見《分期圖》之6)望京樓出土者，其內之末端，甚且刻出三道寬0.2cm之透縫。此外，尚有將內刻成鳥頭狀者(見《分期圖》之10)，可能為仿青銅曲內之形制。

(四) 此期少數玉戈，其援、內相接處兩側端及內之末端，分別雕出鋸齒形之稜牙，或於內之表面加刻雙鈎雲紋、獸面紋等(見《分期圖》之7及8)，個別且在援部刻字或朱書。

10 李濟：《殷虛有刃石器圖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頁596—598，圖版十五：甲。

11 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 第二本 1001號大墓》頁115—117。

12 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九冊(1955年)，頁56，圖版19：1、3、4。

1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1958年春河南安陽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10期，頁57。

14 安陽亦工、亦農文物考古短訓班、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殷墟奴隸祭祀坑的發掘》，《考古》1977年1期，頁29，圖一〇：11。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1期，頁102，圖七六：1—10。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頁130—139，圖版107—114，彩版17—18。1980年，文物出版社，北京。

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小屯村北的兩座殷代墓》，《考古學報》，1981年4期，頁505—506，圖十一：1。

18 許俊臣：《甘肅慶陽發現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2期，頁93，圖一及三。

19 新鄭縣文化館：《新鄭望京樓出土一批商代銅器和玉器》，《河南文博通訊》1980年1期，頁62。

20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號奴隸殉葬墓》，《文物》1972年8期，頁23，圖三八：2。

21 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第一輯)，頁124。1972年，文物出版社，北京。

22 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河北藁城縣商代遺址和墓葬的調查》，《考古》1973年1期，頁27，圖六。

綜上所述，可知商代玉戈實因時期相異而具不同之特點。概括言之：早期者援較長（援長與援寬比大於3.5），中部不起脊，內呈不規則長方，除簡單平行線外，缺乏其他紋飾；中期者援仍多較長，甚而有特長者，中部通常無脊（偶而有「減地平級」作成之平鈍脊），援、內相接處兩側端間或有稜牙或顯著之闌，內有呈尖首圭或刻鋸齒紋者；晚期出現短援式（援長與援寬比小於3.5）玉戈，甚且有短似戟者，援中部多有顯著之尖脊，內之形制變化較多，除習見之不規則長方外，或雕成平行凸弦，或刻獸面紋，或於內末端刻鋸齒紋，甚或呈鳥頭狀。援部刻字或朱書，亦見於商代晚期玉戈。基於文化發展、繼承之連續性，一種特點（如內呈不規則長方形）可能互見於各個時期。然若就援、內、附加裝飾等特點綜合而言，則早、中、晚期玉戈形制，具顯著之區別，此乃不同發展階段於器物形制方面之反映。

吾人於此擬就援中脊之有無及其形制之變化，作深一層之探究。按援之表面（不包括刃部），其平直者乃以平直礪石於援面上直接磨成，制作較易；其呈下凹淺波槽狀者，乃以具凸面之礪石往返磨擦援表面之結果，欲使波槽前後深度一致，實非易事。就工藝技術之演進而言，前者當早於後者。商代玉戈由「減地平級」形成之平鈍凸脊，為前一種方法所形成。二淺凹波槽相連接而形成之尖脊，屬後一種方法所致。故尖脊較平鈍脊出現為晚，實為自然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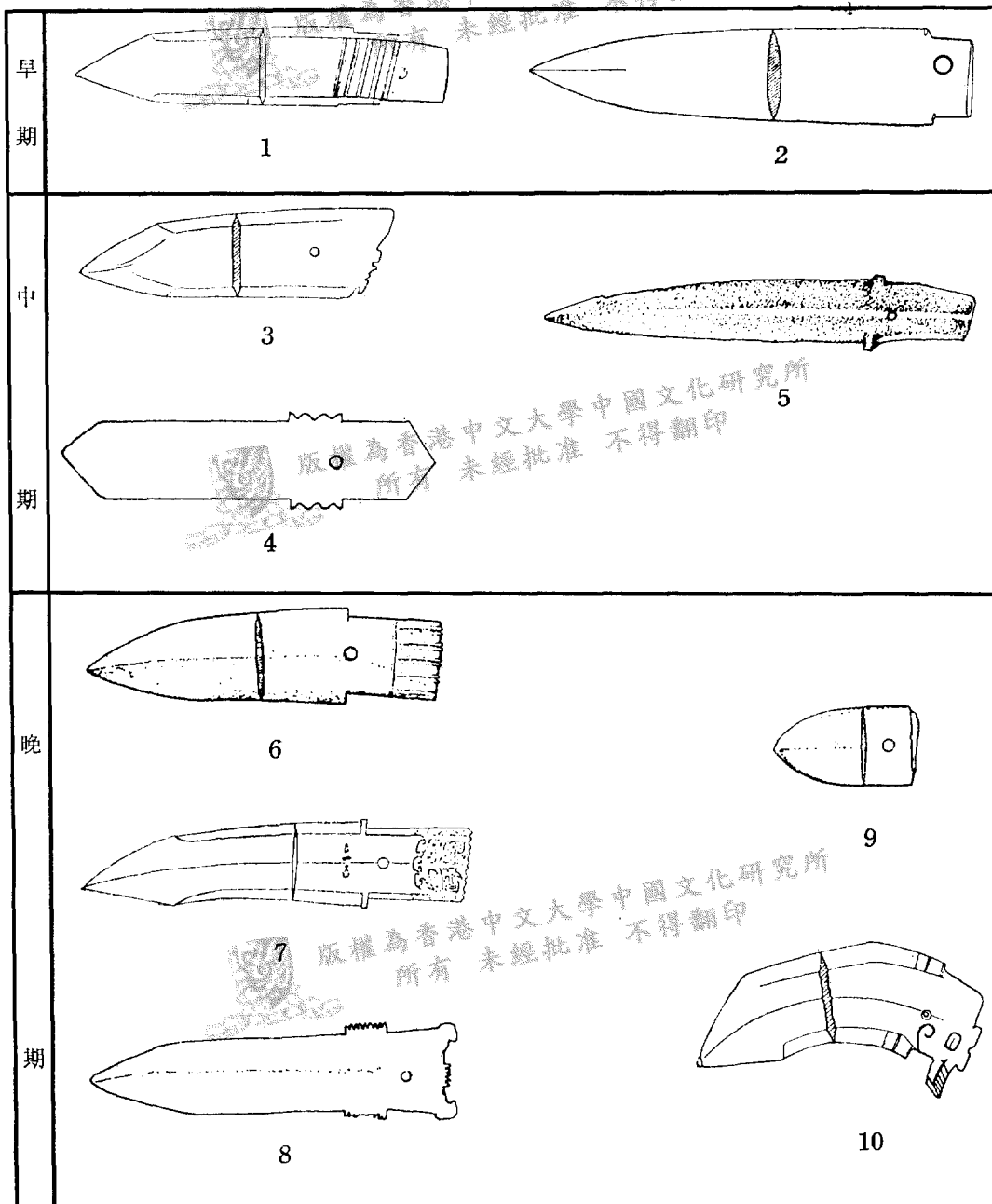
據研究，商代早期玉戈之表面，已具淺下凹之波槽²³，可知其時琢玉水平較高。然於援表面磨製相連之二淺凹波槽，既欲波槽前後深度相若，又欲二凹槽之寬度大致相等，則其技術上之複雜性與難度，較之於援表面單獨磨製一淺凹槽，顯然有過之而無不及。職是之故，商代早期玉戈雖具淺凹波槽之援面，然遲至晚期始出現二淺凹波槽相連並由此而形成之尖脊。工藝技術發展之緩慢，於此可見一斑。

尤有進者，於曲折之玉戈援面製作平行之淺凹波槽，較之於平直援面上製作平行淺凹波槽，當更為困難，故前類玉戈（見《分期圖》之10），於商代晚期之末（殷墟文化第四期）始出現，實非偶然。

一九八二年五月於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²³ 北京市玉器廠技術研究組：《對商代琢玉工藝的一些初步看法》，《考古》1976年4期，頁230，圖二之1。

商代玉戈分期圖



- 1. 玉戈 (假師二里頭K₃:11)
- 2. 玉戈 (假師二里頭■窖1:2)
- 3. 玉戈 (鄭州銘功路M₂:3)
- 4. 玉戈 (盤龍城李家咀M₂:57)
- 5. 玉戈 (盤龍城李家咀M₃)
- 6. 玉戈 (小屯YM 388:1850)
- 7. 玉戈 (甘肅慶陽董志公社出土)
- 8. 玉戈 (殷墟婦好墓標本476)
- 9. 玉戈 (小屯YM 333:1854)
- 10. 玉戈 (殷墟西區墓葬 701:012)

說明: 4依墓葬器物平面圖, 5、8依圖版繪製, 比例不準確, 僅作示意之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The Stages of Jade Dagger-axes of the Shang Dynasty
—A Research into the Periodization on Chinese Ancient Jades

(A Summ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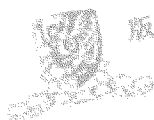
Yang Chien-fang

Among the large number of jade articles unearthed or handed down from the Shang dynasty, jade dagger-axes are the most common. During the period of approximately six hundred years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styles and ways of manufacturing jade articles did not, of course, remain static. Jade dagger-axes were no exception.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has carried out typological research into jade dagger-axes excavated from the sites of the early Shang in Erh-li-t'ou of Ho-nan 河南二里頭, of the middle Shang in Erh-li-kang of Cheng-chou 鄭州二里岡 and of the late Shang in An-yang 安陽 and Hsiao-t'un 小屯. He classifies them and points out their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In the early Shang, the yüan 援 of jade dagger-axe is comparatively longer (the ratio of length to width is more than 3.5), with no ridges in the centre. The nei 內 is relatively simple in structure. It assumes an irregular, flat, thin, rectangular shape. Apart from the motifs of parallel intagliated cutting between ch'uan 穿 and yüan 援, no other crests are ornamented.

In the middle Shang, the yüan 援 are longer still, some are especially long, and most bear no ridges in the centre. For those which have ridges, the upper edge of the protruding ridges are flat and blunt, while the surfaces of the undersides (i.e., the surfaces of yüan 援) are smoother. This must have been the primitive form of the ridge of the jade dagger-axe. As for the structure of the nei 內, most of them still took the shape of an irregular rectangle. Nevertheless, some appear in the form of an elongated pointed tablet of jade. Sometimes, sawtoothed cuttings may be found at the end of the nei 內. Distinct lan 闌 is incised at the junction of the yüan 援 and the nei 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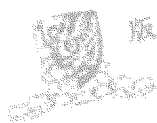
In the late Shang, most of the jade dagger-axes have short yüan 援 (the ratio of length to width is less than 3.5, or even less than 2), with ridges in their centre. The protruding ridge is formed by two shallow, wavy troughs linked together, its upper edge in sharp, while the two undersides (the surfaces of the yüan 援) assume the form of a concave trough. Thus, the form of the protruding ridge in this period is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iddle Shang. The *nei* 內 mostly still bear the shape of an irregular rectangle, parallel protruding arcs, penetrating seams or even bird-head cuttings, are carved on both sides of the rear part. On the two laterals of the junction between the *yüan* 援 and the *nei* 內 and the rear part of the *nei* 內, serrated cogs are engraved. Sometimes in addition to *yün wên* 雲紋 (cloud patterns) or *shou mien wên* 獸面紋 (animal face patterns) are carved on *nei* 內. Furthermore, characters are inscribed or written with red pigment on the surfaces of the *yüan* 援.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inuity of a civilization,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may possibly be found in different periods. Nevertheless, from the examination of additional adornments on the *yüan* 援 and the *nei* 內, we can observe prominent differences in the forms and manufacture of jade dagger-axes in the early, middle and late Shang. Thus, the latter reflects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